

桂花树之歌

据说村里的第一棵桂花树是我祖父的祖父种下的。那位先人大概长着童姓家族特有的方脸膛和浓密的胡须，受人爱戴，活着的时候一直是我们这一带的里长。那时候河谷地里除了漫漫的水流，就是杂七杂八的野草，却没有一棵树，树都在山南蓬蓬勃勃地长着。有一回我的先人带着几个好汉子去了山南，在别人的村庄里挑选了这棵树。这棵树当时正在开花，那种醉得倒人的香味使他们惊呆了。他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偷挖了山南的桂花树，然后几个人轮流打着那棵树，连夜潜回了村子。如今我们这里处长出桂花树，不知道那棵树还在不在，也许它让雷闪劈掉了，也许它就是小码头边上的那棵桂花王呢。父亲对我讲这些的时候，脸上泛满了金黄黄的颜色。孩子们是经常把桂花枝摘下来插在书包里的，因为镇上的女教师们早上守在校门口，向他们要。女教师喜欢把桂花插在瓶子里，挂在墙上，还有一些男人的房门锁扣上插桂花枝，渲泄一些美丽的情感。

但是不准外乡人偷我们村的桂花。偷花贼会被绑在小码头的桂花王树身上，由老者在贼的手上涂满花蜜，招来大群的野蜂螫那双罪恶的手。最后从河里舀一桶水从头至脚浇下去，这样就把偷花贼身上的桂花味道全部冲掉了，我很小就记得这套程序，每逢村里抓住偷花贼时，父亲必定牵住我去看，到了小码头四处一望，还有许多男孩缩在大人的腋窝下，观看这一幕类似电影画面的乡俗的演出。

“偷花贼！”“偷花贼！”父亲对我说，桂花树是我们村子先人们的精魂。就是打死那帮偷花的也不过分呢。不过用不着打死人他们下一回也不敢来了。他们偷花是想酿酒。可那帮狗日的怎么不想想，我们会让先人的精魂随他偷去酿酒喝吗？

我是童姓家族的好后代，我想我要是碰上了偷花贼也不会饶了他们，但是在很久的少年时代，我从没有抓到过偷花贼。我看着河里那两个人笨拙地晃过水面，就像两只野鸭一样，我闪到桂花王树后面去，又紧张又兴奋地盯着水上我的两只猎物。小码头边空无一人。那天的太阳竟像夏天时一样火热，桂花树散发出疲乏而浓郁的香味，父亲撬开我去村头的寡妇家帮她磨黄豆了。那天本来就不同寻常，终于让我碰到了偷花贼啦。

凫水的人悄没声的上了岸。没想到是两个未长成的女孩子，水妖似的蹑着光脚逃过码头，胡乱地从身上甩出亮亮的水珠来，晃得我眼花。“偷花贼！”“偷花贼！”两个小水妖在我的视线里肆无忌惮地跳跃、奔走，很响地喘着气，她们没有听见我的惊叫声，去扑在一棵桂花树前，野蛮而又急促地拽拉着树枝。那是棵迟桂花，苍老的花星子很快洒了她们一身。两个小水妖摇着水淋淋的身体，桂花星子没有掉下来，她们就发疯地去侵略高处的树枝，跳起来想打落茂密的花。我狂吼了一声追过去，我像一头豹子般地逼住偷花贼，勇猛强悍，眼睛里闪着我们村人特有的愤怒的金灿灿的光芒——在一刹那间我有了这样一双眼睛。

“偷花贼，我要把你们绑起来。”我像父亲一样沉着地对她们说话。我已经看到了挂在桂花王树上的大麻绳子。两个小水妖手里各抓着一把桂花枝，惊呆了。“我还要在你们手上涂满花蜜，让野蜂螫死你们。”她们平坦的胸脯紧张地起伏着，湿漉漉垂下的头发后是黄黄的十分相像的小脸模子，所有生动的表情这会儿凝固住了。那个大一点的女孩子眼睛像萤火虫胆怯地一亮，把抓着桂花枝的手藏到身背后去。

“你为什么要把我们绑起来呢？”大女孩说。“你们是偷花贼。我不光要绑架你们，还要让野蜂螫你们，还要舀河水浇你们。我不会放过你们。”我说。

大女孩拉住了小女孩的手，想往河岸边逃。我一把揪住了她的湿漉漉热乎乎的花衫子，那

桂花树之歌1.txt290

个水妖似的奇怪的身体拚命扭动反抗起来，反而使我得到了一种莫名的快感。“你为什么 要绑我们？桂花树是自己长出来的呀。”我不听她们的尖叫，只管把她们往老桂花王树前拖。那棵树杈上挂着专绑偷花贼的绳子。我发着狠，如同训练有素的猎人对付枪下的猎物，在 一阵纷纷坠落的桂花雨中，我绑住了我的偷花贼。我像父亲一样蹲在地上，闭上眼睛。等 着桂花王树显灵。父亲告诉过我，所有被绑在桂花王树上的偷花贼全身都疼，我们先人的亡 魂有刺。那两个女孩不哭是我预料不到的。她们紧紧偎依在一道，同样漆黑的眼睛瞪着我， 迷惘中夹杂着仇恨。她们靠着桂花树，很宁静，并不见一丝痛苦。

“你怎么不让野蜂来螫我们的手呀？”小水妖突然认真地对我说。她张大了嘴，四处环 顾着 我们村的桂花林子，好像一直在等待什么。我脑子里熟记的惩治偷花贼的程序渐渐迷糊 了。有一会竟然觉得是她们在审视着我，我的脸有点发烫，然后我便狂乱起来，绕着那棵树 转了两圈，猛地去捧起落在地上的桂花星子一次一次的朝她们脸上打过去。

“让你们偷啊让你们偷啊让你们偷啊。”

我吼着，声音出奇的粗鲁。我的眼前浮现出童姓家族先人们的脸，那些遥远而真切的目 光 包围了我。先人们冷漠的方脸膛和黑胡须全部开成花隐在一棵巨大的桂花树上。

两个小水妖在桂花的袭击下微微颤栗着。我猜她们大概已经被桂花王树刺痛了。她们也 会 和其他花贼一样发出恐惧的喊叫，继而向我求饶。但是我分明觉出那张小小的黄脸在桂花 星子的覆盖下笑着，笑声渐渐大了。

“你们村的桂花真香。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花树。你为什么不肯给我们几枝带回家呢？”

我们村的桂花就这样怪异地开放在两个陌生的偷花贼脸上，连她们的眼睛里也有桂花的 金 黄在闪闪烁烁了。我开始慌乱，恍恍惚惚地想去叫我的父亲。我又羞臊又仇视地把两个小 水妖扔在桂花树上，拖着沉重的头往村里跑。我只能去找到我的父亲。刚跑出热烘烘的桂花 树林子，猛听到远远的两声快活的欢叫，两个白花花的小人影在林子深处一闪而过，奔向河 岸边去了。她们怎么挣脱了那棵神圣的老桂花王树的？等我追到水边，两个古怪的小水妖已 经 晃在河中心了。在那天又亮又白的太阳照射下，水面蒸腾着淡档的热气。晃水而去的偷花 贼 飘渺神奇，就是两个古怪的小水妖啊。我捡岸边的石块朝河心抛过去。我又朝乱糟糟的河 心 舞着我的拳头，嘶哑地喊道：

“偷花贼你们再来我就杀了你们——”

她们在一片水花中回头望了望我。她们的手里捏了好多桂花枝。两个小水妖偷走了我们 村 的桂花。

我似乎觉得老桂花王树的花枝不如从前茂盛了。有时候走过码头，瞪着那棵老树，便觉 得 心里有些迷惑。我把手重重地摊放在树身上，想试探那神秘的祖宗的芒刺，可是没有一点 感觉。手心上很凉，我的老祖宗的桂花树是苍老了。大麻绳从树叉上垂下，在我眼前摆动。 我会想起那两个偷花的小水妖。我不知道她们晃过河后回到什么样的村子里去了。我不知道 我们村的桂花王树为什么没有刺痛那两个偷花贼。父亲说，深秋节气里会有三天的风把所有 的桂花从树上吹落。村人们都害怕那风，可又等待似的掐指算计那个灾难的日期。那年秋天 迟迟不去，天边的云朵很白净，没有黑色的晕圈，也就没有了风的征兆。桂花林子安详地散 落在河边，从村子四周各个方向看。都像一群古怪的人形。有几个老者坐在自家门槛上，看 那片桂花林，同时生出一种不安来，他们后来相约进了桂花林，半天没出来。据说他们几乎 摸遍了每一棵树，最后围在老桂花王树边，奇怪的是他们发现桂花的香味比以前淡多了，那

棵桂花王的主枝变得稀稀拉拉的，有人残酷地袭击了我们村的桂花树。

“偷花贼！”偷花贼！”老者们惊恐而愤懑地仰视着桂花王树，心事茫茫。在他们苍白的头顶上空，金黄黄的桂花发出轰鸣声，其间潜藏着凶险的讯号。这只有闻了半辈子桂花味的老者们才能分辨出来。他们一向认为我们村的桂花是有仙有灵的。

那几天村里人都听到了老人们对桂花林子的描述。无法判断灾难是否会降临我们村子，但是如果那几天谁抓到偷花贼，偷花贼将被野兽般躁动的村里人活活杀死。“你见到偷花人了吗？”我父亲曾经把我逼到门角里，用那双狼一样的眼睛扫视我。

我偎着墙朝父亲摇头，从门缝里朝小码头那边张望。“你见到偷花人不杀了他吗？”父亲抓住我的身子摇了摇。我突然有点想哭，拚命摔开父亲石头般的手臂。“没有见到。见到了我就杀他！”我一边往外边逃，一边回头朝愣怔着的父亲喊。不知怎么就跑到小码头上。我这几天总看见河上有水花，似乎有人向桂花林这边晃过来。到了岸边才知道是幻觉，也可能是太阳亮得出奇的缘故。我无法忘记那两个小水妖似的偷花贼。无法忘记她们带给我的内心的屈辱和不安。说不定她们最后偷走的桂花枝就是老桂花王树上的王冠，那么村里的这场灾难也就是我酿成的。我跟着父亲，一起搬到小码头的竹寮去住。我们是去看守成熟到顶的桂花林子，白天黑夜的都不能睡死。要捕住所有的偷花贼，要等到那三天的大风吹临我们的村子，桂花全从树上落下来，才能撤离桂花林子。

“风快来了。风来了这些桂花就全没了。”我父亲躺在铺满碎桂花瓣的泥地上，望着天。天空被虬爪似的桂花枝割成四分五裂的小天窗，蓝得晶莹剔透，偶尔有云飘过一块块的天窗，父亲实际上就是在瞩望那些云。

而我是在等待偷花贼。偷花贼会来的。也许那两个小水妖会再次晃过河来，闯入祖先的桂花林，那我就有了机会，我不会饶了她们，不会辱没我的古老而刚烈的童姓家族。那天发生的事情一开始就不同寻常。是一个弥漫金色雾霭的黄昏。我们从竹寮的小窗里发现了那个奇怪的陌生人，他安然自得地坐在我们村的桂花林子里，把烟吸得一明一灭的，仰着头，环视偌大的桂花林子，我们走过去。他肯定听见了急促的脚步声，但是陌生人竟然没有朝我们看一眼。“是偷花贼吗？”我父亲冷不防夺下了陌生人叼着的烟蒂，扔在地上，狠狠地踩灭了。

陌生人长得很瘦，脸上浮现出疲倦的神色。他朝我们温和地笑了笑，一点也不惊慌。我看到他头发上凝着几颗亮晶晶的水珠，他大概也是晃水过来的。

“我不偷。我干什么要偷盗？”陌生人突然反问道。父亲对着陌生人虎视眈眈的，他早已把那根大麻绳抓到了，在手背上绞着，我看父亲似乎不想急着动手，他粗鲁地发力，突然推了陌生人一把。陌生人不动，他防备了。“偷花贼，你从哪儿来的？”

“山南，山南原先也有桂花树的，后来一棵也没了。”“你他妈想把这些树搬回去吗？”

“搬不了。”陌生人依然疲倦地微笑着。他懒散地站起来，在我们前面走，往林子深处去。我跟在他干瘦的身影后，朝他做了个凶狠的掐脖子的动作，然后用眼睛询问父亲：要不要杀他？父亲手里还提着绳子，喘着粗气盯紧了陌生人。我的那个动作他看到了，但是却没作出应有的反应。我又去拽拉他的石笋般的手臂，这才觉出父亲的异样。他那双灰狼才有的眼睛已经是很茫然了。“他不是偷花贼。”我听见父亲嘟噜囔囔地说。黄昏的桂花林子一片寂静，弧形的紫金光晕沉淀后，林子渐渐地呈现出深不可测的幽暗。那个陌生人简直像法师施展巫术一样，让我们父子俩追逐着他。后来他在桂花王树前站住了，歪着头看那片已经疏

松的花影。我们看见他伸出一只手掌，如同村里人一样，温情地朝粗壮的树身贴了一下。父亲冲上去，揪住了那陌生人的手。

“你这个怪物，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听说这棵桂花王快不行了。来看创，我从来没见过这棵树。”“你还是滚得远一点好，不准对这树说东道西的。”“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从前长在山南的那棵树，我想把这树上的花要回去，我们山南的酿酒厂没有桂花了。”“狗日的你真想把性命丢给我们村子吗？”“我给你们好多钱。我花好多钱把这些桂花买回去。山南已经没有一棵桂花树了。”

我父亲沉默着，眼睛重新泛出了我熟悉的凶光。他咬着嘴唇冷冷地笑起来，在桂花林的幽暗中摸索着绾好绳套。紧接着那只绳套飞鸟般从父亲手中放出，飞过我的头顶，落在陌生人的脖颈处。陌生人猛地回过头来。他没有受惊，似乎一切都在预料中，只是他对父亲长久的注视使这个黄昏凝重起来。我有点透不过气来。“你真要把我杀死吗？”陌生人轻轻地说，声音很疲惫，“你现在杀我很容易。我累极了，从山南走了整整一天到这里，我一点力气都没了。”父亲紧了紧绳套，又松了。陌生人一动不动地站着。我看见许多桂花星子从树上落到了他蓬乱的头顶。暮色愈来愈浓重，陌生人被绳子套住的身影像一面瘦削的山，倔强地立在我们面前。“你才是个真正的偷花贼。可你怎么偷得走我们村的桂花呢？这里到处有童姓祖宗的神灵附在树身上。”父亲说。“我不偷。我花好多钱买你们的桂花，我花好多钱就是要买桂花，山南没有桂花了。”

“你们难道不能用其它什么酿酒吗？你们真他妈见鬼了。”“我们喝惯了桂花酒的，许多远地方的人也喝惯桂花酒的。我们不知道桂花现在这么难找，原先山南是有桂花树的。每年能酿出好几千罐好酒来。山南的桂花从来都是采下树酿酒的。”扣着绳套的陌生人说起这些仿佛掩饰不住山南人的傲气和自尊。他的瘦脸上明显流溢着桂花的动影，在黄昏里最后一次闪烁。但是他确实累得不行了，疲倦的眉眼间透出一种不祥的气色，使我想起常常经过林子的耍猴人。我父亲走过去，不让那个枯树一样的身子倒在桂花王的树干上。他解开了那个绳套，对陌生人说：

“你滚吧滚回你的山南去吧。”

陌生人摸了摸被勒出血痕的脖颈，深深地叹息了一声。我们看见他往林子外面走，步子踉跄不定，一路用手触碰着我们村的桂花。快到河边的时候，陌生人突然站住，看了看深蓝深蓝的天空，回头朝我们这边喊：

“你们看创天，要起大风呐。”

那声音听起来悲凉极了。我父亲浑身颤抖了一下。“那个山南人又来了。”

“我早看到了，别去管他。”

“他怎么老是坐在那儿东张西望呢？”

“他不会偷桂花的，别去管他。”

父亲伏在竹寮的窗洞前，远远地注视着桂花林里的那个人影。每天黄昏，当满树的桂花在深秋作着燃烧的时候，山南来的陌生人便出现在桂花林里。不知道他静静地想些什么，在我看来，他比那两个偷花的小水妖更神奇，更具一种震慑人的法力。“他也在等风来呢。三

天的风一吹，我们的桂花就全落在地上了。”父亲自言自语地说，“等桂花落光了，我们就回家去住。”“我们怎么没抓住偷花贼呢？”

“今年我们的运气不好，要不然就是今年的运气好了。”父亲一笑起来眼睛就有点古怪。他在那些黄昏中显得格外的阴郁和焦躁。那天他在竹寮里走来撞去的，拖着原先挂在桂花王树上的大麻绳。我觉得他不像是想捆那个山南人，他眼睛中类似灰狼的神情几天来没有重现，后来我看见他把大麻绳挂在了自己身上，然后又用牙咬住嘴唇，古怪地笑。“我觉得明天就要起风了。今天我要去跟山南人谈一谈。什么事都要有个了结。”我不知道父亲要干什么。只是记得在竹寮吸吮的夕光里，父亲那张童姓家族特有的方脸膛突然变模糊了。那天夜里的桂花香得奇特，我总想着去看创桂花林子到底是怎么了，为什么在被风吹落的前夕反而更香呢。但竹寮的窗和门都被父亲反扣牢了。他一个人到桂花林子里见山南人了，他把所有的桂花香从竹寮缝里赶进来，催我入睡，我睡在黑沉沉的竹寮里，一个一个地做了许多梦。大概是凌晨的光景，我被突来的大风吹醒。风真的在这一天来了。我看见竹寮的门和窗都被第一场大风粗暴地推开，桂花从树上地上纷纷扬扬旋起来，金星似地满天乱舞，扑打着我的眼睛。我忽然意识到这一夜的不同寻常，顶着强劲的大风闯到了外面。一夜间我们村的桂花消失了。水边的桂花林子光秃秃的，迎着八面来风摇晃个不停。我在满地的桂花堆里胡乱地跑着、喊着，寻找着父亲。可是父亲和山南的陌生人从桂花林里消失了。这就是我们村里人害怕的风等待的风啊。我觉得自己也要被风吹起来像一枝桂花那样飞起来了。

我后来站到了小码头的石板上，这里飘落的桂花几乎陷没了我的脚背。我光着脚在风中颤索，因为我发现了父亲如何“了结”的秘密。一年四季泊在小码头边的白木大船在风中下了水。船已经走了很远了。我看见了那船在大风中火焰般扇动的桂花，船过处的河水竟然染成了明晃晃的金黄色。我看见了船上的父亲，还有那个从山南来的陌生人。风把他们的桂花船撞得颠簸着，旋转着，但是父亲和山南人却像两棵桂花树坚实地长在船上。他们在风中向河的下游漂流，离我们的村子越来越远了。还是凌晨。大风没有把熟睡的村子摇醒。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村里那几个早醒的老人首先听到了我的喊叫声。我赤脚站在温暖的桂花堆里。我站在苍凉的码头上一遍一遍地喊：“偷花贼——偷花贼——偷花贼——”我的父亲从此再没有回到故里来。

从此就有了山南的有名的桂花陈酿酒。

从此就有了童姓族谱上这一笔杂色的记录。三年前我们这一带干旱，河水见了底。那片桂花树林在整整一个秋天里，没有开花。那一年本来轮上我看守桂花林的，可是我在一个夜晚，恍恍惚惚地晃过了河，后来到了山南，想寻找我的父亲。在山南热闹的集镇上，我发现了桂花。桂花全一束一束地捆好，堆在小摊子上。有两个女子把身体藏在花堆里，露出她们富于诱惑的脸，向众人出售那些桂花。她们也许就是会晃水的小水妖。

我混在山南的陌生人当中，挤上去买了一束桂花。没有人认识我，卖桂花的女人也不认识我。但是我什么都记得，我是从一个充满悲伤和迷惘的村庄里来的。